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六回 摩伽魚王大張口 天師飛劍斬摩伽

詩曰：大漠寒山黑，孤城夜月黃。

□年依蓐食，萬里帶金瘡。

拂露陳師祭，衝風立教場。

箭飛瓊羽合，旗動火雲張。

虎翼分營勢，魚鱗擁陣行。

功成西海外，此日報吾皇。

卻說銅柱大王報道：「前行去吸鐵嶺不遠，止差得一日路程。」國師吩咐徒孫雲谷報上元帥。二位元帥請過天師，議論梢船與否。天師道：「原是國師過來，還要請教國師才是。」同時請問國師，國師道：「貧僧前次過來，費了老大的氣力，不知眼目下何如，待貧僧問他聲兒，看是怎麼？」老爺道：「大海中間，好問哪個？」國師道：「自有問處。」道猶未了，國師只點一點頭。只見有個矮矬矬的老者，朝著國師行個禮，稟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小神，有何指使？」國師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老者道：「小神吸鐵嶺山神土地是也。」國師道：「近日嶺下行船何如？」土地道：「原日這五百里地，水底下都是些吸鐵石子兒，舟船其實難過。」國師道：「古往今來，過了多少，敢可沒有人行麼？」土地道：「雖然是行，卻船用竹釘所釘，或有疏虞。自從佛爺爺經過之後，那吸鐵石子兒都變成金子，任是舟船來往，並無沉溺之患。」

國師道：「金子可拾得麼？」土地道：「說起金子，卻又有些古怪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古怪？」土地道：「只濟貧不轉富。貧到足底，就拾著一塊大的，或三□斤，或五□斤；貧略可些，就拾著一塊小的，或三斤，或五斤；若是富商貴客，任你怎麼樣兒不見半點，假饒他撈著一塊，就是石頭。」王爺道：「聖人有言：『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』這個嶺，今後改名君子嶺罷。」國師道：「依王先生所言，就改名叫做君子嶺。」叫過土地來，吩咐他看守著「君子嶺」三個字，不許損壞，致使後人好傳。土地道：「不曾鐫刻文字，怎叫小神看守？」國師道：「你去，已經有了字在海南第一峰上。」土地神敢違拗，應聲而去。二位元帥道：「國師，怎麼就是有字？」國師道：「實不相瞞列位所說，承王爺吩咐之後，貧僧叫過韋馱天尊，刊了三個大字在峰頭上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妙用，鬼神不測！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稟說道：「船過嶺下，敢是吸鐵嶺麼？過這嶺可收船麼？」元帥道：「任風所行，不必收船罷。」好風好水好天道，過這五百里之遙，如履平地。

到了明日，卻又是軟水洋來了。二位元帥又來請問國師，國師道：「也叫土地來問他一個端的。」佛爺爺號令，不識不知，一聲要土地，就有個土地老兒站在面前。國師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土地道：「小神軟水洋土地神是也。」國師道：「近日軟水洋行船何如？」土地道：「當原先委是難行，近日卻好了。」國師道：「當原日難行，豈可就沒人走罷！」土地道：「怎麼說個沒人走的話？天下軟水有三大處，各自不同。小神的這個水，雖然軟弱，卻有分寸。」國師道：「怎見得有分寸？」土地道：「我這水自從盤古分天地之後，每日有一時三刻走得船。只認他不真，不知是哪個時辰。有造化的遇著走一程，沒造化的一沉到底。孫行者護送唐僧在這裡經過，牒著海龍王借轉硬水走船。自此之後，卻就每日有兩次好走：早潮一次有兩個多時辰，晚潮一次有兩個多時辰。舟人捉摸得定，遇潮時便走。走了這些時候就住，卻還不得通行。自從昔年佛爺爺經過之後，硬水愈多，軟水愈少，每日間只好一時三刻是軟水。卻又在半夜子時候，日間任是行船，坦然無阻。我這水卻不是有這些分寸？」國師道：「昔年海龍王說道：『難得狠哩！』」土地道：「也難全信他。賣瓜的可肯說瓜苦麼！」國師道：「生受你，去罷。」土地道：「小神還有一事奉稟。」國師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土地道：「前行海口上出了兩個魔王，船行不可不仔細。」國師道：「是個甚麼魔王？」土地道：「一個是魚王，約有百里之長，□里之高，口和身子一般大，牙齒就像白山羅列，一雙眼就像兩個日光。開口之時，海水奔入其口，舟船所過，都要吃他一虧。怎麼吃它一虧？水流得緊，船走得快，一直撞進他的口，直進到他肚子裡，連船連人永無蹤跡，這不是吃它一虧？」國師道：「有此異事？」土地又說道：「非是小神敢在，佛爺爺之前打這誑語，曾經上古時候，有五百隻番船過洋取寶，撞著它正在張口，五百隻船隻當得五百枚冷燒餅！」國師道：「可有個名字？」土地道：「名字叫做摩伽羅魚王。」國師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原來就是它這孽畜麼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老爺，你說話倒說得鬆爽，我們聽之頭有斗大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這等怕它？」老爺道：「來了數年之久，征了許多番蠻，得了許多的寶貝。今日中間，仰仗佛爺爺洪力，卻又轉到這個田地，再肯撞入不測之鄉，甘心自殞？」國師道：「怎到得不測之鄉？」土地道：「倒是狠戶，吉凶未擬。」

國師道：「那一個又是甚麼魔王？」土地道：「那一個是鯁王。」國師道：「甚麼鯁王？」土地道：「鯁，就是中國的泥鯁。因它長而且大，積久成精，故此叫做鯁王。」國師道：「是個甚麼形景？」土地道：「鯁王苦不甚長，約有三五里之長，五七丈之高，背上有一路鬚槍骨，顏色血點鮮紅，遠遠著紅旗靡靡，相逐而來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為害？」土地道：「鯁王只是一個長舌頭搭著舟船，就如釘耙之狀，再不脫去，直至沉船而止。」國師道：「生受你，你去罷。」土地道：「小神還有一事奉稟。」國師道：「又有甚麼事？」土地道：「也是海口有一座高山，叫做封姨山，山上有個千年老猴，成精作怪。五七年前，西天又走過一個甚麼李天王來，配為夫婦。那李天王又有件甚麼寶貝，照天燭地，無所不通。一個猴精，一個天王，如虎而翼，故此專一在海口上使風作浪，駕霧騰雲，阻人的去路，壞人的船隻。佛爺爺少不得在那裡進口，卻也要仔細一番。」國師道：「這的不在話下，你去罷。」土地老兒拜辭而去。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今番天王姓李，卻不是個李鬍子麼？有件寶貝，卻不是個夜明珠麼？咱學生的夢，一定在這裡圓了。」天師道：「寶船上原有個李海在這裡掉下海去，敢就是他，得生寄寓，假充李天王，未可知也。」王爺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太倉禾弟，死能再生！」天師道：「或者得道為神，也未可知。」王爺道：「人死魂散，能有幾個為神？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說道：「前面有一望之遠，有許多船隻，都是大紅旗號，衝頭結尾，相逐而來，極目不斷。或是海寇，或是外國刀兵。小的未敢擅便，特來報知元帥，伏乞元帥天裁！」元帥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這是鯁王來也。若不是土地老兒預先報說，險些兒遭它毒手。」即時傳令各船，說道：「前面來的不是船隻，是個海鯁之王。專一用舌頭勾搭，往往沉人之船。如今俱不許喧嚷。著舵工掌定了舵，錠手掌定了篷上斗，兜定了繩索，瞭手看定了方向，捕盜兵番人各手執快刀一把，如遇鯁王舌上任意剮割，以脫去為度。」元帥軍令，誰敢有違？各船安排已定，二位元帥同天師，俱在國師千葉蓮臺之上坐著，眼同看見，果真的紅旗靡靡，逐隊而來。看看相近，原來恰是百□多條鯁，就像中國泥鯁的樣子，只是不止三五里之長，也不止三五丈之高。眾捕盜兵番雖然跨刀相待，其實的心上都有些驚慌。卻不知怎麼樣兒，那些鯁王挨身而過，一往一來，並不曾伸出舌頭來。元帥坐在蓮臺之上，看見不動舌頭，心上大喜，說道：「今番又仗賴佛爺爺洪力過此，鯁王不致貽害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不知何力之有？」老爺道：「若不是佛刀驅逐他，他怎不伸出舌頭來？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鯁王過到一半，鯁王背上紅雲隱隱，紫霧騰騰，雲霧中間，坐著一位官長，緋袍玉帶，大袖峨冠，像個前朝丞相的樣子，朝著蓮臺上拱一拱手，說道：「列位恭喜了！」二位元帥同天師、國師都吃他一驚，卻不知他的來歷，只得回覆道：「請了。我們勞而無功，何為恭喜？」官長道：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！豈不恭喜？」元帥道：「既承褒獎，敢問相公尊姓大名？現任何職？」官長道：「老身宋丞相趙鼎是也。」這四位聽知道是個宋丞相趙某，愈加欽敬。王爺道：「原來是忠簡公，失敬了！敢問老相何事海上？」忠簡公道：「誠恐坐下一干孽畜貽害寶船，故此老身押隊而行，聊致護持之私。」王爺道：「老相何以得知這一干孽畜貽禍小船？」忠簡公笑一笑，說道：「老身原是被害之家，故此知得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老相曾經被

害？」忠簡公道：「老身在生之日，得罪朝廷，珠崖受貶，從雷州浮海而南，三日之外，遇著這孽畜。彼時還只是一條小舟，險些為它所碎，這不是老身曾被它害？」王爺道：「今日何敢相勞！」忠簡公道：「聖天子在位，百神呵護。何況老身職屬臣子，昭祀無窮。故此不避風濤之險，特來護持。」王爺再欲動問，鯀王去得遠，紅雲漸散，紫霧漸收，不曾得終話而去。三寶老爺道：「好靈土地也。」王爺道：「土地之來，還是國師所召，焉得趙忠簡押班扶助？果然我大明皇帝洪福齊天，神人協順。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又來報道：「前面山頭上閃出兩個日光，不知主何凶吉？特來稟知元帥，伏乞上裁！」元帥道：「兩個日頭在哪一邊些？」藍旗官道：「在西南上些。」元帥大驚，說道：「摩伽羅魚王來也！」即時傳令：各船各舵工，把船都要望東北上攢著些。各船得令，各舵工一齊著力，把船望東北攢著。元帥攢船的意思，原是指望讓過那摩伽羅魚王，哪曉得那摩伽羅魚王只見挨近身來。魚王挨得緊，寶船攢得緊，攢上攢下，攢來攢去，大小寶船一齊攢近岸。藍旗官報道：「大小寶船俱已攢近了岸，特請元帥鈞命。」元帥道：「既是近岸，許落篷下錨，權且安歇。」篷還不曾落完，那魚王越發挨近船幫來了。船上人只見一座峭壁高山，長蛇一字擺著，也不曉得是長多少，只曉得有數百丈之高，山腳下空空洞洞，海水奔入其中。兩邊山岩之下，都是白石頭峻嶒古怪。山左一個日頭，山右一個日頭，照者天上一個日頭，耀眼爭光。大小軍士口裡不敢道，心裡都說是：「怎麼海面上湧將一座山來？」大小將官心裡想道：「怎麼這裡山像個龍牙門山？怎麼山左右有兩個日頭？」哪曉得是個魚王，恁的長，恁的大。

卻說元帥即時傳令，示諭各船，說道：「水面上浮來的不是甚麼山陵岡阜，原是個魚王作祟。許各船排定放箭、放銃、放炮，挨次而行；以魚退為度。」各船得令，五營、四哨、各游擊、各都督，各領各部下戰船，擺著一聲號笛，一齊箭響，就射了一個多時辰，也不知費了多少箭，那魚王只當不知。箭後就是銃，先鳥銃，次二震天雷銃，又放了一個多時辰，也不知費了多少火藥，那魚王只當不知。銃後又是炮，先將軍炮，次後襄陽大炮，也不知費了多少石點，那魚王只當不知。大小將官不得魚王退，回覆元帥。元帥請到天師，天師道：「來到家門前，肯容這個孽畜猖獗！貧道即行。」好天師，站著玉皇閣上，念念聒聒，飛起一口七星劍去，那口劍竟奔著魚王的腦蓋骨。魚王吃了這一劍，卻才有些護疼，把個頭擺兩擺。這擺豈當等閒，山搖地動，水湧波翻，連大小寶船一連晃了七八日晃，尚然不得寧靜。天師看見魚王不肯動身，一聲令牌，收加劍來，劍頭上燒下四道飛符。一霎時落下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員天將，齊打拱，齊稟事。天師道：「此中一個魚王橫攔海口，阻我歸路，相煩四位天將趕逐它去罷。」四位天將一雲而起，各逞英雄，各施手段：馬元帥狠一磚，趙元帥狠一鞭，溫元帥狠一杵，關元帥狠一刀。這四位天將狠是四股兵器，魚王卻才有些難挨，把個身子望水底下觸了一觸。這一觸不至緊，海裡面水陡然間湧起有千百丈，大小寶船連忙絞起錨來。不然之時，船都要望礙沉沒。天師怕有甚麼差池，只得辭謝四員天將。四員天將騰雲而去。

元帥道：「這魚王倒不好處。怎麼不好處？不計較它，它又攔著路上，計較它，它又翻江攪海，寶船不便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再求國師一番何如？」王爺道：「國師只是慈悲方便，這魚卻不曉得人情，也沒奈何它處。」老爺道：「國師前日嘴裡說道：『就是它這孽畜。』想必國師還曉得它的來歷。」王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又礙口飾差，不如當面去講。」

二位元帥見了國師，把放箭、放炮、放銃的事，細說一遍。又把天師遣天將的事，細說一遍，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終不然不曉得貧僧在這裡。」這句話說得不真不假，不輕不重，連王爺心裡也說道：「國師又好癆氣，一個魚，蠢然無知之物，它有個甚麼曉得？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它曉得國師在這裡，便何如？它不曉得在這裡，便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它曉得貧僧在這裡，不應如此無禮。」老爺道：「著個人去告訴它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也通得。」老爺道：「著哪個去？」國師道：「須還是天師。」即時請過天師，洩他告訴的話。天師道：「貧道適來勞煩天將，它還不肯動身。若只『告訴』兩個字，卻也未必怎麼。」國師道：「試它試兒。若不肯動，貧僧再處。」天師道：「怎麼告訴？」國師道：「借天師寶劍，貧僧寫下一個字，天師卻才飛劍出去。飛劍之時，不要照它的腦蓋骨，須照它的眼，它才看見。」天師不敢怠慢，即時取出劍來。國師老爺把手指頭寫個「佛」字在劍上。天師念念聒聒，一劍飛起，竟照著魚王的眼上。魚王把個眼睜了一睜，看見是個「佛」字，即時間眼兒閉，頭兒垂，口兒合上，身子兒漸漸的小，一小二小，急小慢小，頃刻之間，就只好一條曲蟲的樣子，卻又朝著寶船上繞三繞，轉三轉，悠然而去。天師拿著劍，交還國師老爺的「佛」字，請問這魚王是個甚麼緣故，國師道：「這魚王好一段緣故，一言難盡。」天師道：「請教一番。」

國師道：「這魚王前身是人，生在中天竺地方。中天竺所屬之國，叫做摩伽陀國。國王所生三子，魚王是他長子，取名摩伽羅。初生下他時，啼哭三日不止。雙腳頓地；地下頓成一小穴，穴出水清且香。國王舉家不知摩伽羅哭為何，穴出水為何。忽一日，有老僧過其門，看見摩伽羅吃一驚，說道：『而若生耶？』國王問他甚麼因果，老僧道：『此子雷音寺如意童子。因蟠桃會上者失敬菩薩，二者墮毀仙瓶，以致佛爺大怒，斥謫塵凡，六百年才得輪轉。』國王又問道：『他昨日降生之初，啼哭不止，雙腳頓地，地上流出清泉，此又何因果？』老僧道：『啼哭不止，為他墮落苦因。地上這一股清泉，是他樂果。這泉卻不可輕易他。』國王道：『怎麼不可輕易？』老僧道：『此泉名為聖水，能止風濤。或遇天上大風，略用數點灑之，其風立止。或遇海上驚濤，略灑幾點，其濤立靜。』道猶未了，老僧忽不見。國王心上就明白，曉得這個老僧不是凡人，這些話話不是虛謬。

「摩伽羅日漸長大，聖水日漸靈驗。一切番船往來海上，都用琉璃瓶盛之，一遇風濤，無不立應。摩伽羅長大，不事生業，專一習學戲術，鬼魅詭譎，無不通曉。落後國王年老病故，該他嗣位。在位半年，貪人婦女，殺人非罪。國中百姓不堪，不願他為王，四路作亂，四鄰兵起。他看見事勢不諧，竟自走到南天竺國；國王苦不為禮。摩伽羅自陳能仙術，可令人長生不老，髮白轉黑。國王不信。摩伽羅說道：『國王不信，請嘗試之。』國王說道：『既試之有驗則真。』摩伽羅即時就在桌子上，用幾撮黃沙鋪開來，做成田畝之狀，取一片紙畫一條牛，另畫一個農者，喝聲道：『牛起來耕田。』那畫牛應聲而起。『農者起來扶耕！』那畫上農者應聲而起。鞭杖農具，無不全備。一會兒耕田，一會兒種瓜。那瓜一會兒萌芽，一會兒藤蔓，一會兒開花，一會兒結果。牛在田埂上閒眠，農者在田埂上瞌睡。摩伽羅又喝聲道：『冀多而力勤者為上農。那農者，你怎麼只是瞌睡？你把那瓜地上四周圍栽些棗樹，長些棗兒，也得宴酒。』農者又應聲而起，果真的栽起棗樹。一會兒長大，一會兒開花，一會兒結果。摩伽羅問說道：『那農者，這如今還是瓜熟？還是棗兒熟？』農者道：『兩下裡都熟。』摩伽羅道：『你揀選上熟的摘來。』農夫唯唯，遞上四枚瓜，遞上幾升棗兒。摩伽羅接著，奉上南天竺國王。國王剖而食之，瓜是瓜味，棗兒是棗兒味，比著尋常間愈見鮮美。國王心上且信且疑，說道：『這瓜、棗敢是撮弄來的麼？』摩伽羅說道：『方今隆冬盛寒，顧安所得此？』國王道：『這話兒也說得過。』自此之後，相待以禮，終須不見分敬重。又一日，摩伽羅說道：『我王乏財，我能為君充足。』國王道：『苦無他用，只這兩日少些銀錢。』摩伽羅請同國王到御花園中琉璃井上，把手指頭到井欄上畫一畫，喝聲道：『錢！』只見井裡面的銀錢，一個個的連班逐隊而出，一會兒錢滿數斛。國王看見他果有仙術，心上大悅，卻著實敬重他。問他長生之術，教他另居修煉，國王無不依從。只因國王有個愛妃在深宮裡面，猛然間飛進兩個蝴蝶，那蝴蝶口裡會講話，對著愛妃耳根頭讒道：『摩伽羅是個活佛臨凡，你若肯與他一宵恩愛，就可昇天，不墜地獄。』愛妃大驚，即以其語告訴國王。國王曉得是摩伽羅撮弄仙術，調戲他愛寵，深恨摩伽羅，即時差下兵番趕逐他去，不容潛住國中。摩伽羅做了壞事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「去到摩皆黎國，國中人都傳聞他的出身，曉得他素行不善，沒有個人加禮於他。國王也曉得詳細，不與他相見。他恹然不樂，住在店肆之中。每朝出暮歸，歸來就是爛醉，醉後衣袖裡面掏出金銀珠寶，送店主人，不算帳。店主人心上有些疑惑他，每著人跟尋他去到哪裡，他卻只是飲酒閒遊，並無生業。主人又恐他囊資富盛，每竊窺他囊囊，苦無長物。住了半年多些，每每如此。主人卻生出一個法來，夜靜時專到窗隙中去看他動靜。只見他到了三更時分，取出數多個紙剪的鼠耗來。噴上一口水，那些鼠耗一齊活將起來。他又喝聲：『去！』那些鼠耗一擁而去。頃刻之間。喝聲：『來！』那鼠耗一擁而來。這一來不至緊，口裡卻都銜得有物，或金或銀，或錢或寶，一齊丟在地上。都喂以果食，又噴上一口水，那些鼠耗依舊是一張紙。主人大驚，說道：『原來此人是個鼠竊之輩，怪不得我這國中，半年中間，多鼠侵害，明日直言其事驅逐他出境，不許潛留。』摩伽羅又做壞了這場事，抱頭鼠竄而去。」

「去到伽屍國，不容；去到蘇摩黎國，不容；去到斤施利國，不容；去到婆羅國，不容。沒奈何，遠走高飛，去到西印度國，也不容；又走到罽賓國，也不容；卻走到波斯國，改名換姓，苟活殘喘也自夠了，他卻又不安分。一日，波斯國王在獻寶，他就撮弄一個鬼怪，把塊紙剪做兩隻飛鴉，一隻飛鴉銜他一個寶貝來。國王不曉得，只說是飛鴉如此成怪。又一日，波斯國王在御花園賞花，花最多，最鮮麗可愛。他又撮弄一個鬼怪，受過一碗飯，嚼一口，吐一口，嚼兩口，吐兩口，把個碗飯嚼到了，吐到了，吐成一天的土黃蜂，飛集御花園內，掃了國王一天豪興。國王也不得知，只說土黃蜂如此無禮，偏來作惡，可惱人也。又一日，波斯國王後宮飲宴，歌姬舞女，羅列成行。摩伽羅也邀著三五個道友，設酒具肴，更相酬勸。摩伽羅心中不樂，道友說道：『今日摩兄不樂，莫非座上少一點紅麼？』摩伽羅說道：『一點紅何足為重，連國王的歌姬舞女，要他來，他不敢不來，要他去，他不敢不去。』道友道：『這個也難道。』摩伽羅道：『兄長不准信之時，小弟即時叫他來。』好個摩伽羅，叫聲『來』，果是來。須臾之間，就有數個美人從西廊下空房中出來，都宮妝美貌，窈窕嬌嬈，待立於側。摩伽羅說道：『你們眾人再舞。』眾美人一齊舞，柳腰輕擺，百媚千嬌，歌罷又舞，舞罷又歌，直到夜半時。摩伽羅吩咐他去，復從西廊下空室中去。諸友不勝之喜，酒闌而散。卻說波斯國王夜宴中間，猛可的歌姬舞女齊骨碌跌翻在地上，瞬目不能言。番王吃一大驚，說道：「快救醒來！少待遲延，命不能保。」左右的急忙扶著叫著，再有哪個醒罷。番王又道：『人命關天，快叫御醫來看。』」

畢竟不知御醫看是怎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